

先撥志始



先 撥 志 始

著 秉 文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始志撥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文 秉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

◆E八〇八

徐

四庫全書提要

先撥志始二卷。明文秉撰。秉字蓀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是書江南通志作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或卷數有分合耶。所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曆。訖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書、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魏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又別一鈔本。後附逆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逆案一冊。與先撥志始微異。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則得之馮涿州家。有刻本。因錄於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乃江陰陳鼎所編。又附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秉書。不知何人彙附於卷末也。

先撥志始小序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歧於四明。釐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爲歸宿。其爲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爲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組。玄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迨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於逆賢之時。教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導逆賢諸人。馴至於烈皇之世。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慘戮多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于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釀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篋中。至今春而篋且滿矣。因出已見。稍爲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者。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得失之政。亦洞若觀火矣乎。文秉蓀符甫。題於南溪石室。

先撥志始

明文 秉蓀符著

卷上

萬曆起天啓四年止

神廟嫡母爲仁聖陳太后。生母爲慈聖李太后。中宮爲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閣。卽注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爲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弄孫。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輒呼爲老嬖嬖。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得也。

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孝靖爲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爲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立元嗣爲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旣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

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寧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凜慈聖諭耳。

宮中呼太子爲長哥。宮

人爲都人。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卽乞憐神廟。欲立爲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盒中。貯貴妃處爲信。後廷臣敦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光廟旣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來。封識宛然。啓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神廟悚然。懷負誓之歉。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元殿。

北上西門。紫禁城西北也。

祖制旣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廟意頗難之。因託言。欲候中宮生子。以爲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繼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雒子仁。進四箴疏。神廟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廟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廟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德。欲掠之爲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爲請。神廟復大怒。將有德罰處。并停明春冊立之典。歛縣許國進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旣已頒行。皇言如綸。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實不與聞。冊立大典。聖衷旣有主。

裁。卽徐亦自無妨。舊例開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廟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歙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卽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二心。密劾擁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歙縣因席臺待罪。而于首輔不無心嫌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以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并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于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蠡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歙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並封之議。旣可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意。次日而並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旨旣下。舉朝大譁。光祿少卿余杰。寺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册立之旨。今忽改爲並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册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册立者。卽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卽當依祖訓處斬。姑從輕。同王

如堅俱發邊遠充軍。余杰、王學曾俱革職爲民。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慄然良久曰：「卽當有處。」明日力請于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陽宮，同起臥。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起臥，不敢頃刻離者，正爲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神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爲皇太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卽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略。」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重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張貞觀降雜職，調外任用。

吏科許宏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爲疑，而臣等之罰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爲皇上爭是非？恐非

社稷之福也有旨宏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爲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尙未賜諭戴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卽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卽講官參列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輩俱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擡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卽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雙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奄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退相語曰此真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閨鑑圖說跋標其名爲憂危竑議

閨鑑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遂借此以發議蓋欲淆惑兩宮也

妖書云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鰥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蒙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

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佛胥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敫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置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幃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敫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鏐。四正綵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得。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爲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

凡庸卑鄙者所能爲。況事尚未定。策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闡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子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謹跋。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神廟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有書內云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廟爲不慈。光廟爲不孝。貴妃爲不智。俱膺嚴譴。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衛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職爲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重。如爲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激。爲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尙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實保全之。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瞑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祕。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爲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不應。旣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陞殿。命抓宮人首來。祖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參神廟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竑議。標其名爲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妥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廣。廣者更

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

唯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實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着東廠多布旗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啓聖聰牌。朝夕致禮。神廟覘知之。以爲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爲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爲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閣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紓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令內閣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囚。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臯。密受四明意旨。疏參江夏及歸德。疏內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藻。捕獲游醫沈令譽。書割本稾。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託。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云。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爲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尙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錯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柏等。皆誣誤下獄。又以令舉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立新補刑郎中。婁東王士騏在吏部。實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玉立各疏辨。俱革職爲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成。廠衛諸人見之。咸慙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皦生光。蓋番役于生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爲證。遂據此立案。始斷葛藤云。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冊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嚴廠衛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過詐騙包繼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遊橐十二張。至本年十月

半間。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卽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內刊刻。藏掩着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廟內簷下。靜處刊刻。次日伊子儼其篇來催兩次。又次日日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儼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儼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庶欲惑國本。是卽妖書內國本攸關也。詩內戴首皆吾君。是卽妖書內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種相類。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旣已招承。還會同臬憲府部九卿科道。嚴鞫儼生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正國法。臣等研審儼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遊橐。猶以爲動不得他。續改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子儼其篇。黑夜擲皇親鄭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於文武官僚。萬萬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旣會官研審。面對明白。逆犯儼生光。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名來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儼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嗣。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